

## 開放文學 – 神鬼仙俠 – 龍山四友 二十、火樹銀花 香光如海 虹飛虎嘯 草木皆兵

公遐聞言大喜，便由四人引路，順著左近一條山谷，穿越叢莽亂石，往昨日去香粟村那條險僻逃路走去。沿途野草叢生，灌木甚多，眾人雖有一身輕功，走起來也頗費力。又見月色偏西，天已不早，遙聞莊中笙蕭鼓樂之聲尚在熱鬧。頭上似見流星火炮隔著山崖朝空升起。公遐還不以爲奇，同來壯士均是村中土人，貪看花燈，爭先向前搶去。公遐見路上荊棘太多，惟恐刺破衣服，走起來比較留心，不覺落在後面。一看前面四人業順斜坡峭壁攀援而上，掩往崖頂，正朝下面偷看，交頭接耳，互相指說，知道他們初次看到這樣豪華富麗之景。敵人正放花炮，鼓樂未息，婁、秦、虎女諸人想必不曾發難，賊黨尚未覺。

正想走上，相隔約有十幾丈高遠，沿途稀落落生著幾株盤鬆都不甚高。因見山中地暖，野草石穴到處都是，恐有毒蛇躡出傷人，手持寶劍，正在低頭戒備，往上走去。

忽見路旁矮鬆後面白影一閃，心中驚喜，又當是婁公明暗中掩來。心想：婁公亮和秦真的本領已是從來少見，想不到乃兄本領更高，真個形蹤飄忽，來去無蹤，我這樣留心都察看不出他一點來蹤去跡。心念一動，忙即往旁縱去，暗中留神察看，是否公明親來，為何不肯對面。

因那白衣人比前見殺死三賊、穿行樹梢的白衣蒙面人身材稍高，和公明差不多，斷定是他。打算看明了人追上再喊。還未趕到，樹下一條白影已箭一般往側面崖上躡去，上下相隔也有好幾丈高遠。

那人身法之快異乎尋常，月光之下宛如一道白光，這才看出那人身材矮短，但比公明稍胖，面目雖未看清，好似生著一臉絡腮鬍子，長約兩寸，根根挺立，刺蝟也似。目光發亮，精芒外射，動作輕快。只聽一股疾風吹過，人已朝上飛去。所著一件半長不短的白衣，和公明打扮差不多，顏色卻是純白，映月生光，不知是什材料。

知道公明所穿是件淡黃色的葛衣，月亮底下像是白色，實則不是，此人一身純白，與之不同。料是同來壯士所說異人，不知何故跟在自己身旁。心正尋思，忽聽隔崖一聲炮響，滿空都是火花，忙朝上面趕去。到後一看不禁怒從心起。

原來左側不遠，便是昨夜巴賊拷打土人的莊前廣場。這時場上設有十來桌盛筵，做半環形排列，數百畝方圓一片莊院到處花燈密布，燈光燦爛，明如白晝，五色繽紛，富麗無倫。凡是花燈最多之處都有酒席，所有賊黨惡奴全都面向廣場而坐，酒筵業已吃殘，桌上杯盤狼藉，殘肴之外堆著許多瓜果，看去亂糟糟的，到處充滿酒肉之氣。

當中席上坐著巴賊和幾個老少賊黨，似是為首之賊。對面一座供月亮的香門，高達一丈以上，寶塔也似，上面點綴著許多各式各樣精巧細緻的小花燈。雖然點了一半，那香門還只去了十之一二。左右兩旁搭著兩座木架，上面掛著兩幢煙火炮盒子，早已點燃，正在一個接一個放出各式奇異煙火。

兩旁立著二三十個鮮衣花帽、背插鋼刀的惡奴，分頭點那各種零星花炮，一面等那木架上的煙火放完，便將新的花盆繼續弔將上去，未放過的花盒還有十好幾架。別的大小花炮成捆紮好，由莊院中流水一般抬來，不知多少。腳底土山側面已用木柵隔斷，柵內聚著兩三百個土人，正在製造花筒，準備應用。

大小竹筒土坯堆積如山，旁有四個手持皮鞭的惡奴監督。當煙火放得最繁盛時，土人稍微停手，望上一兩眼，惡奴便持長鞭趕過，刷、刷、刷接連就是好幾下，隔得稍近的土人雖未停手，也遭波及。不時打得那些土人連聲慘號，看去已令人髮指。

中間每一席上都有幾個裝飾華麗的少女在旁陪酒，有的正在吹弄笙蕭鼓樂。除卻奏樂的二十來個像是受過訓練，習慣自然外，那些陪酒的少女只管打扮得花枝招展，只有一小半隨同說笑，在旁斟酒，一任群賊搜抱調戲，神情自若。下餘二三十個不是滿臉愁懼之容，低著個頭，動作生硬，坐立不安，連花燈也不敢看。群賊見她羞懼，越發引以為樂，爭相引逗調戲，嚇得那些少女頭都不敢抬起。

有的更和木頭人一樣，看去還帶好些土氣。這等殘酷而不調和的紛亂俗惡之景，群賊卻當作極快活的賞心樂事。除中座一個年約六旬的駝背老賊和有限六七人外，都吃了大半醉。不是強抱著一個坐在身上，亂摸亂親，滿口穢語，說之不休，便是搭在旁坐婦女的身上，不住調弄。還有數賊業已大醉，但又不捨去睡，內中兩個竟伏在桌上嘔吐起來。

花燈繁密，煙火迷空，大片莊園已被紅光布照，那花炮煙火一蓬接一蓬，大大小小紛紛往上升起，越來越多。大一片廣場已被硝煙火氣籠罩在內。群賊再一拍手歡呼，喧囂叫好的聲嘈成一片，越顯個烏煙瘴氣亂哄哄的。那音樂之聲聽去也覺刺耳，不成節奏。暗忖這樣好的中秋佳節，花月良宵，山林勝地，被這一群惡賊糟蹋得這等俗惡不堪。

除後莊和兩旁無人之處燈光上下，花月交輝，看去還有一點意思，像這樣亂放煙火，烏煙瘴氣，看去只有令人厭惡，平白糟蹋無數人力物力，一點也不好看。可恨這些惡賊不是巧取豪奪壓搾侵佔，便是殺人放火搶劫而來。這裡面不知含有多少血腥氣，卻在一夜之間將其隨意糟掉。

別的不說，單這一座大香門便夠窮人數年之用，真個萬惡已極，越想越氣憤。又見那些連夜趕制花炮的土人被眾惡奴打得鬼哭神號，和那花燈音樂之聲嘈成一片，相形之下更加不平，不由激動義憤，怒從心起。方想當地相隔太遠，否則先給巴賊一個厲害也好。

忽聽噼的一聲，前面那丈許高的大香門忽然從中折斷，上面原有不少花燈香火全都點燃，何止千根，因其製作精巧，像一株火樹插在當中斗柄之上，突然齊中折斷，打得粉碎，立似一蓬火雨照准當中席上飛射過去。這時下面花炮正在紛紛點燃，火花四射，那香門供在一座小木台上，相隔中席不到兩丈。

群賊多半貪看煙火，一面又在調戲婦女，一時星花如雨，飛舞繽紛，相形之下香門上面那些小花燈連同千百枝點殘的香頭已為花炮所掩，誰也不曾留意到牠。來勢又是極快，連響聲都未聽見，便似迅雷爆發，一大蓬火雨帶著上半段斗柄朝著當中席上打下。為首諸賊高興頭上，想不到有此殺風景的事突然發生。

這一驚真非小可，當時逃避不及。除老賊花五和另一少年賊黨閃避得快，隻身上沾了一點，不曾受傷而外，餘者全數被火燒傷。巴賊和另一中等身材的賊黨更是滿頭滿臉都是，急得暴跳如雷。

眾人都在高興忙亂之中，旁座賊黨連同前面放花燈的惡奴急切間還未看出，直到巴賊厲聲怒吼了兩聲方始看出，停手趕來，才知那座大香門業已齊中折斷，紛紛爆散，前半兩尺多長海碗粗細一段點殘的斗柄殘香上面，還帶著好些零星小花燈，落到席上，將桌圍點燃，又燒了起來。當時又是一陣大亂，眾惡奴紛紛上前，將其撲滅。

巴賊和同座數賊已是滿頭鱗傷，頭髮也被燒去好些，急得暴跳如雷。因那地方四面皆空，環繞廣場的樹上又點滿花燈，明如白晝。香門雖是平空折斷，並無別的動靜，以為製造香門的人暗中鬧鬼，裡面放有炸藥，正命惡奴去向下半段香門查看，有無別的異狀。內中一賊忽說香門是他定制，決無他人鬧鬼。正在七嘴八張紛紛議論，事前事後均無動靜，在場人多，又都是自己同黨，均沒想到會是敵人所為。

公遐雖未看清當中大香門如何折斷，又將敵人燒傷好些，此舉都是快心之事。正在暗中稱快，忽見首先縱起的駝背老賊自從出事之後立在一旁，手伸腰問，目光覷定對面，一言不發，似在暗中留意察看神氣。

心想，這一座香門平空將其打斷，決非容易之事。場上地方廣大，到處燈火通明，敵人甚多，並無藏身之處。如由崖頂下手相隔又高又遠，小的暗器決打不斷。如用弓箭之類必要現出形跡，被人看出，如何事前一點聲影皆無？正在尋思，心中不解。那駝背老賊正是花五，忽朝巴賊耳語了兩句，巴賊立時傳令煙火暫停，群賊便同聚在當中桌旁交頭接耳，已發現疑竇，商計應付之策。

花五忽然同數賊退席，往莊後走去。餘賊也三三兩兩分頭走開。

公遐剛看出敵人是暗中佈置，相隔太遠，人語喧嘩，聽他不出，照此形勢，必有動作。因見崖上一帶形勢奇險，並無道路，雖有一道秘徑可通東山，路甚險峻曲折，敵人決想不到藏伏之處。又有許多怪石，野草叢生，比昨夜所經還要隱秘，敵人便是走近，也未必能夠走出。

正想悄悄同伴留意戒備，說：「方才駝背老賊目注崖上，雖是正面，不曾留意我們這裡。這是一條整崖，昨夜巴賊曾由中間一帶越崖而出，去往山外追敵。老賊坐在當中席上首位，決非尋常人物，也許就是林蓉所說花、劉二賊之一，既已生疑，就許偷偷由別處掩來，不可不防，還是小心的好。稍有警兆，我們便退，免得賊黨人多，眾寡不敵。」

說時，回顧身邊只有趙翔一人，下餘三人不知去向，忙問：「他們三人何往？我們還是聚在一起，不要分開。」

趙翔笑答：「二叔莫管他們，老賊正是花五，方才來時已有人指點。當中香門便是那位異人暗中打斷，只未看出所用何物。小姪如其料得不差，這位老人家要是趕來湊趣，休說他那獨門劍術，便那內家罡氣恐也無人能敵。有他出手，加上婁大爺，賊黨再多一倍也不妨事。」

「由來路山崖上起，我們已見過他三次，命我隨了二叔在此埋伏守候也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因第一次和他對面，形貌與平日所聞不同，是否是他還拿不准。只奇怪他老人家的內家罡氣業已練到摘葉穿石，飛花碎木，粒米可穿鋼鐵的絕詣，下面這些賊黨決不夠他一擊。」

「就是人多勢眾，他那驚人武功任何兵刃暗器都傷他不了，如何不肯公然出面，是何原故？這裡地勢我以前曾隨婁三叔來過幾次，土山下面還有石牢地道，老賊也許由地道中繞來。雖不知如何走法，但是不來則已，如來崖上搜敵，乃是必由之路，實比正面崖頂處境更險。」

「他老人家方才突在身後出現，將他們三人悄悄引走，卻令小姪陪了二叔留在這裡，內中必有原因。二叔可將暗器取出，以防萬一敵人掩到，冷不防先賞他幾鏢也是好的。」

公遐見趙翔在同來人中年紀最輕，生得短小精悍，人甚機警。背上插著一對月牙雙鉤，業已取在手內，腰間並還插著一排長約七寸的飛刀，正以全神貫注下面土山。想起前見白衣人，笑問：「你說這位異人可是婁大爺所說姓尹的好友？」趙翔方答：「這位老前輩本領極高，天性奇特，此時還不敢斷定，反正不是外人。婁大爺這類好友並不止尹老前輩一位。」

二人正談說間，忽聽群賊在廣場上怒喝咒罵，紛往西南方虎女昨夜逃路飛馳趕去。跟著又聽遠遠一聲虎嘯，巴賊本在當中席上發號施令，指揮群賊和手下惡奴，一面取出火箭信號往山外發了兩枝。兩旁席上男女老少二三十個賊黨已在事前分別走開。那些奏樂陪酒的婦女也被惡奴引走，紛紛避往莊後房捨之中，無一存留。

剩下的還有十多個，剛將各人兵器拿在手中，結束腰帶，西南方樹林中好似發現警兆，不等號令，已有好幾個隨同原有教師惡奴趕將過去，共總還有五六個外來賊黨和十多個惡奴立在一旁聽令。巴賊口中發話，一面敷藥醫傷。想是恨毒虎女，一聽虎吼越發暴怒跳起，揚手一刀先將桌子斬去一角，厲聲大喝，匆匆說了幾句，意似仇敵欺人太甚，與之勢不兩立。

傳命召集群賊分頭出莊搜索，非將虎女擒到，斬為肉泥，決不甘休。一面命人去喊先走老賊和眾賊黨，一面帶了場上這班殘餘的賊黨惡奴，朝西南莊口虎聲來路追去。因是高興頭上忽然被火燒傷，剛覺出仇敵暗算，忽又發現好些丟臉之事，一時怒火燒心，倚仗人多勢盛，縱起身來往外飛馳。

新來諸賊不知底細，留下的又是幾個草包，又當酒後，越發冒失。還有一些教師惡奴一見巴賊暴跳激怒，連催追敵，自然跟了就走。因那廣場上除卻花燈並無別物，地方既大，燈火通明，急切間誰也不曾留意。巴賊只想到昨夜被人放火，燒了不少房舍，恐怕又中誘敵之計，只顧吩咐眾教師惡奴分派人來，去往莊後埋伏把守，以防仇敵放火。

以為廣場是片空地和一些點滿花燈的樹木，也未想到別的。經此一來，廣場上人全都走光，方才走去的幾起賊黨，才是奉了老賊花五之命，分由莊後繞出，掩往對面崖上搜敵，一面加緊戒備，分途行事。本來斷定那香門是強敵打斷，也許人尚藏在崖上。忽然聞得虎吼，又接到巴賊緊急信號，忙中有錯，以為主人久居本山，形勢甚熟，料敵必有幾分，紛由中途折轉，跟蹤趕去，連廣場都未回。

人雖分成三四面，走馬燈般穿林而過。除老賊花五和最先走的幾個賊黨不曾再見而外，連同莊中原有賊黨為數有好幾百，到處都有賊黨隱現，只中間廣場空無一人。

公遐先往西南方樹林中一看，原來不知何時，前列大樹上一排掛著三個人頭剛被賊黨取下。想起來路所遇三賊被異人殺死，內有一個人頭正與相似。那一帶地勢雖較偏僻，場上這多的人，燈明如晝，稍有動作便被賊黨看出，來人當著許多賊眼，竟將所殺賊頭懸在樹枝之上，掛得那樣整齊。自己居高臨下，全景都在眼底，事前竟未看出絲毫影跡。

這等膽大神速真個從所未見。虎女、婁、秦三人應該早到，此時才聽虎吼，也許看出莊中到處燈火通明，無法掩進，又想用那誘敵放火之計，聲東擊西，暗中下手。但是今夜賊黨人多，內有好些強敵，準備更嚴，人都分頭防禦搜索，有守有攻，比昨夜情勢大不相同，想要照著預計抽空下手豈非萬難？

心正尋思，忽聽趙翔在耳旁急呼：「二叔快看，這位虎姑娘真個膽大。如何三叔、七叔之外還有一個幫手？人又這等小法。」

公遐先因場上無人，專向西南方掛人頭的樹林前面注視，不曾留意。聞言往下一看，果是虎女和公亮。秦真三人，每人手上提著幾個人頭，由土山那面突然出現，越過木柵，趕往場上，東面土山之前原有四個惡奴守在當地，監督土人製造花炮，不曾離開。虎女等三人走過時，並向眾土人低聲說了幾句，那四個手持皮鞭的惡奴不知怎會全數倒地。

三人動作如飛，晃眼便貼著一列紮滿花燈的樹下走走廣場中心。先將五個昨日所殺死賊人頭，四下一上放在中桌堆放瓜果的大銀盤上；再將下餘人頭往空拋去，掛向放煙火的木架之上；再各把手一揮，往正面崖腳馳去。三人身後跟著一個白衣蒙面人，正是方才公遐途中所見，手裡也提著幾個人頭緊隨在後，動作輕快，靈警非常。

三人先似不曾留意，等將人頭掛好，趕到崖腳，待要援崖直上，方始發現小人卻未跟來，手提人頭掩在東面木架之下，公遐方覺那白衣蒙面小人似和虎女等三人並非一路。三人業已手腳並用，援上崖頂，白衣小人忽然手腳並用，和壁虎一般，順著木柱晃眼到了頂上。

這原是轉眼間事。西南方那些賊黨惡奴已將樹上人頭取下，正在咒罵，紛往莊口一面趕去。只剩六七人留在當地，拿了人頭似要回往後莊。因那放煙火的木架相隔當中客席有七八丈，眾惡奴由側面繞來，先未留意場上。

走到莊橋附近，因聽木柵那面眾土人同聲急呼，甚是惶急，內兩惡奴忽發凶威，揚著手中刀棍厲聲喝罵：「該死驢日們，今夜莊主們在宴客高興，被外賊來此擾鬧，怒火頭上，連我們都害怕，你們還不安分，作死不成？」

邊罵邊往前趕。剛聽出土人說在旁監督的四惡奴被打死。略一停頓，忽聽頭上有人笑罵，剛一回顧，兩大團黑影已當頭打下，二惡奴躲避不及，一個打得腦漿迸裂跌翻在地；一個打中後背也是筋斷骨折，一聲慘嗥，死於非命。前行還有五賊，正打算把那三個人頭送往房中，一聽同黨驚呼倒地，趕出一看，木柵內外六個惡奴打手全數被打死，地上還有兩個人頭，業已打得稀爛。

也未想到上面有人，正在辨認死人是誰，內一惡奴回顧當中桌上，大盤水果已被人倒掉，散了一地，大銀盤中端端正正堆西瓜一般堆著五個人頭，認出昨日追敵的諸賊，雙菊花師徒全在其內，這一驚真非小可，當時大亂。放下方才取下的三個人頭，朝西南山口一面大聲疾呼報警，分頭追去。一個趕過莊橋取出一面鑼來亂打，一個像是莊中武師的，便由身後取出信號火箭朝空發去。

公遐正看得起勁，見虎女等三人業已上到崖頂，同時瞥見那兩隻大虎不知何時掩到崖後陡坡之上，潛伏深草裡面，四隻虎目亮如明燈，正朝上面注視。公亮似知自己藏在當地，借著崖石掩避，將手連招，令往會合。正要過去，想拉趙翔同行，回顧人已不

見，心中奇怪。又見秦真也在連連招手，示意單獨前往，不必再顧趙翔。

虎女業已退到崖後，快要下去，只得借著崖石隱蔽掩將過去。因不放心趙翔一人獨留當地，離正面崖頂又遠，正在邊走邊往回看。就這轉眼之間，下面群賊已被鑼聲驚動，剛走的十多個賊黨正由莊口一面飛馳趕回。莊後原有好些賊黨惡奴防守，聞聲也分人趕出，均快到達。猛想起那白衣小人尚在東面木架之上孤立無援，手上還有兩三個人頭不曾甩落。

此人本領雖高，膽更大得出奇，但是孤身一人，四無攀援，離崖頂有二十來丈高遠，毫無退路，只被賊黨發現，多大本領難逃毒手。休說火攻，便是一陣亂箭也必射死。方才退走本極容易，不知何故守在上面，眼看賊黨人來越多。正代他發愁，忽聽公亮急呼：「寇兄留意，後面有賊！」

公遐人本機警，更不回顧，一個斜柳穿魚之勢便朝公亮身前縱去，人還不曾落地，先是秦真手朝自己一揚，便有三線寒光由身旁往後飛去，同時便聽身後丁、丁、丁三響和賊黨喝罵之聲。虎女本往崖後走下，聞聲重又趕上，婁、秦二人同立對面，公遐這一縱雖有兩丈來遠，雙方相隔還有三四丈，公亮只喊了兩聲，人並不曾走動，秦真也只朝身後來賊發了三枝弩箭便即停手，面上均有笑容。虎女也被公亮搖手止住，並無與賊動手之意。

百忙中不知何故，等到落地，持劍回顧，正是方才退去的駝背老賊，身後還有兩賊相繼趕到。不知由何處援崖掩了上來，離開方才縱起之處雖然還有丈許遠近，因那來賊身法十分輕快，當頭老賊長衣業已脫下，雙手拿著一對太極圈，看去更是一個勁敵。自己先防賊黨看出，掩身前行，又恐白衣小人寡不敵眾為賊所害，心帶憂慮，邊走邊看，未免分神。不是婁、秦二人發話警告，必遭毒手。

老賊因由地道中偷偷掩來，只顧覓路上升，被土擋住，非但上面的人不曾看出，連白衣小人藏身木架用人頭將惡奴打死均未看見。快要到達，聞得鑼聲和眾惡奴奔走驚呼方始得知。回顧下面，打死數人，桌上地上堆放著好幾個人頭，敵人不見蹤影，料知來者必是強敵，上時也極謹慎。

仗著一身輕功，手足並用，貼崖而上，並不知道人在何處。快要到達，方用全力，身子一挺，縱將上去。目光到處，瞥見前面果有敵人，正借崖石掩避往前行走，不時朝下觀望，先未看出前面還有兩個敵人。

因覺當日之事奇怪，敵人藏伏崖頂朝下暗算，雖被自己料中，但是上下相隔這樣高遠，一出手便將當中香門打斷，並未發現暗器；跟著又殺了好些同黨，並將人頭斬下，掛向樹上，連傷數人，不見影跡，動作神速，來去無蹤，斷定敵人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上來先有戒心。並還約了兩個最得力的同黨，以為人藏正面崖頂，打算由東面掩將上去，看清來敵強弱，激令下去，分一高下。

好在自己人多，不少能者，怎麼也不至於被其打敗。如不肯下，憑自己三人和手中暗器，也能應付。一聲信號，各路同黨便可分頭包圍上來，不怕他跑上天去。為料對方不是易與，上來先打滑頭主意，相機行事，可進可退，並不輕易出手。就是動手也用暗招，先放冷箭。及見敵人只得一個，急切問雖看不出對方深淺，但是方才打斷香門，懸掛人頭，連殺數賊，稍差一點的人休說無此本領，也沒有這大膽量。

誤認公遐劍俠一流，平日刁狡，過於把穩，非但不敢冒失出手，反倒示意後面二賊不要輕舉妄動，意欲看準敵人深淺虛實再作計較，始終認為來人是個極厲害的對頭，因此不曾先發，公遐無形中卻占了大便宜，否則，這老賊正是山東道上成名多年的大盜飛賊雙太極、妙手飛蝗、又外號笑面無常的花五。

一向心狠手黑，兇險無比。除手中一雙太極圈外，所用暗器雙手飛蝗弩，打將出來宛如兩股流星，一蓬銀雨。每根只有寸許長短，百發百中，相隔一二十步以內透骨穿肌。最厲害是專打人的五官七竅、咽喉致命之處。公遐如何能是敵手？不等聞聲縱起，早吃大虧了。

同來二賊，一個便是南山豹唐同，手持一對純鋼流星，力大無窮，硬功最好，輕功也自不弱。還有一賊便是縱橫黃河兩岸水旱兩路的有名惡賊方家五鬼中的第五個，外號追魂奪命小遊魂惡鬼方炳，在五鬼中最是凶狠，一身極好軟硬功夫，左手一口鬼頭刀，右手一根鏈子爪。

上來這三個惡賊各有專長，厲害已極。老賊胸有成見，見公遐人又生得秀氣，越生疑心，不敢冒失下手。既想再看一看，又想借故後退，讓唐同這個粗人去擋頭陣，試他一下，掩身石旁，方一遲疑，行家眼裡畢竟容易看出，方炳首先看出公遐武功雖有根底，照他雙手分持寶劍暗器，邊走邊看神氣，不似有什過人之處，正笑老賊狡猾多疑，過於謹慎。

南山豹唐同性情兇暴，業已忍耐不住，輕輕往前一縱，剛打手勢，還未發難。老賊見唐同由後縱來，前面敵人竟未警覺。再一細看，身法步法並無異處，心膽立壯。因欺對方孤身一人，正想輕悄悄縱上前去，用那獨門兵器太極圈將敵人雙臂夾住，生擒回去，拷問明白，再行慘殺，剛將唐同止住，由石後閃出，手中太極圈往外一分，抖開圈口，待要由後掩縱過去，冷不防猛下毒手，忽聽一聲斷喝，前面山石後突又現出兩個少年。

敵人也極機警，身法頗快，更不回顧，一縱兩三丈，便往前面縱去，身前恰有崖石阻路，地勢高低錯落，驟出意料，不及縱身追逐。又見敵人業已警覺，三賊立時同聲呼罵，口打呼哨，一面老賊當先，剛想先發暗器，試上一試再行追去，猛瞥見崖坡後面又有一個頭戴虎皮帽兜，手持一雙長劍，白衣蒙面的少女在殘月斜照中縱將上來。

虎女威名早聽巴賊說過，因巴賊本領頗高，是個行家，手下這班教師並非庸流，多少也有一點名頭。覺著虎女只得一人一虎，常把巴家莊鬧個河翻水轉，屢次大隊人馬前往搜索，非但沒有將人擒到，有時反為所傷，前後死了好些同黨和惡奴打手，屢受巴賊埋怨，實在不是意思，只得把虎女說得神出鬼沒，比什麼都厲害，意似仇敵太強，又有神虎為助，不是尋常人力所敵，並非真個無能。

老賊和這班人多半相識，知道他們本領雖不算甚高，並非無能之輩，如何這樣膽怯？分明此女厲害非常，存有先人之見。方才曾聽虎吼，巴賊又曾傳令吩咐，只由舊人把守莊院，請新來各位有本領的英雄豪傑急速同往搜殺。對方共只一個女子，這樣發急，勞師動眾，不是真個厲害不會如此。

料知對面崖上還有敵人，決不止虎女一個，又多了一點戒心。及見突然發現，裝束面具正與巴賊所說一樣，再見對面兩少年從容並立，並未把自己放在心上，雖在警告同黨，人卻從容不動，越料都是強敵，也許來了不少能手，不禁心動，呆得一呆，想要看清形勢謀定後動。

他這裡微一遲疑，公遐業已縱往前面，同時瞥見對面一個未成年的少年把手一揚，便有三點寒星電掣飛來。老賊久經大敵，武功甚高，相隔又遠，本未放在心上。方要開口笑罵，哪知敵人暗器非但又准又快，內中並有變化。頭兩枝弩箭還未飛到，第三枝又打將過來。彷彿算準敵人閃避招架的尺寸，打得再巧沒有，不是武功精純，差一點沒被打中。

發出來的力量更大更猛，內中一枝來勢特急，一時疏忽，沒想到有這猛急的勁頭，地又崎嶇厥小，無法閃避，百忙中用太極圈後段鐵柄一擋，丁、丁、丁接連三聲響過，頭兩枝打在半邊太極圈上，當時打落，射出老遠，還不怎樣；未了一枝打在鋼柄之上，打得火星迸射，手幾震得生疼。

才知敵人年紀雖輕，本領甚高。唐、方二賊隨後趕到，早忍不住怒火，同聲喝罵，一個往前便縱，一個取出暗器，想等追近再行發出。眼看越過前面怪石，相隔已近，公遐人早落地，回身一看，三賊縱身追來，當著婁、秦等三人，想起昨夜之事，明知敵人厲害，少年好勝，覺得再不動手不是意思，便不再往後退，一挺手中劍，大喝一聲，便要迎上前去，雙方相隔有丈許遠近。

老賊終是狡猾，追時故意裝著察看形勢，口喝：「鼠輩來人頗多，恐有餘黨，還有那個騎虎賤婢尚在下面，千萬不可放她逃走。」借著發話，身子往旁微微一閃。唐同性急，已就勢趕縱過去。

公遐看出勁敵當前，婁、秦等三人不知何故袖手旁觀，一言不發，方覺奇怪，忽聽一聲驚呼，當頭一賊手持兩柄流星錘，舞動起來銀光閃閃，風聲呼呼，最是兇猛。公遐惟恐不敵，左手三隻鋼鏢待要迎頭打去，敵人好似一腳踏空，身子一歪，隨同驚呼怒吼聲中，忽往崖底廣場上手舞足紮斜飛下去。那麼大一個人，彷彿一個木偶玩具，被人凌空甩落，斷線風箏一般，帶著手上兩柄寒星，飛星亂轉朝下墜落。

百忙中瞥見廣場上那些賊黨因聽崖上有了敵人，正在動手吶喊，手舞兵器紛紛搶上，有的連發信號，亂成一片。忽見有人由高崖頂上凌空甩落，內有兩個不知死活的賊黨認出是自己人，妄想上前接住，以免跌死。沒想到唐同頭下腳上亂轉飛落，驟出意外，又被敵人捏傷腳筋，本就暈頭轉向，離地又高，自知必死。

急怒心慌之中妄想死裡逃生，快落地時情急過甚，想起手中雙錘太重，又是兩件軟兵器，百忙中想將牠甩落，就勢一個反跟斗落向地上，或者還能保命。無奈慢了一步，等將雙錘用力甩脫，頭離地面目近。加以力猛錘沉，一個用力大過，非但不曾翻起，反被雙錘帶快許多，勢子更急。

等到瞥見地面離頭只得尺許，情知不妙，雙手又被錘頭帶向後面，連想用手撐地俱都無望，只怒吼得半聲，頭已撞向地上。當時腦漿迸裂，連顆人頭也一齊撞進頸腔裡去，屍橫地上。所用兩柄鋼錘因是情急拼命，用力太猛，一錘離地四五尺，做一弧形橫掃過去，恰巧二賊黨迎面趕來，一個掃中肩膀，筋斷骨折，錘頭稍微一歪，又打向另一賊的胸前，連人也被打飛，甩出兩丈多遠，只微悶了一聲，便因重傷死去。一錘由幾個賊黨頭上飛過，總算沒有傷人。無巧不巧恰巧打中在當中那盤人頭之上，紛紛飛起，腦骨碎裂滾了一地。

群賊固未看出唐同會突然凌空飛落，用得這高這遠；便後面花、方二賊見唐同舞動雙錘正往前縱，忽然往旁斜飛旋轉而下，急切間也未看清，還當敵人會什邪法。方賊在後，人較矮小，雖然驟出意外，只吃了一驚，還沒想到別的。老賊卻是早就多疑，見公遐左手一揚，人便甩落，誤以為用法術將人甩往崖下，當時心膽皆寒，慌不迭一聲暗號，往後便縱。

方炳也自警覺，正在驚疑，猛覺腳上一緊，目光到處，瞥見側面崖口貼著一個白衣怪人，右腿腕已被捉住，又驚又急，忙用手中鏈子抓朝上便打。耳聽哈哈一笑，腿腕被人扣緊，半身酸麻，不能轉動，一抓打下，人還不曾打中，身已凌空飛起，朝下甩去。

老賊瞥見那人一臉絡腮鬍子，形貌醜怪，忽然想起一人，不由心驚膽寒，口中急呼：「七大爺饒命！」

那人哈哈笑道：「你自有你惡報，用不著污我的手。」

話未說完，公遐手中鋼鏢本要發出，忽然看出二賊全被異人甩落，百忙中剛看得一兩眼，忽見老賊縱身欲逃，口中還在急呼，忙將手中鋼鏢連珠打去。如在平日，老賊耳目最靈，本不易打中；無奈遇見對頭剋星，心慌太甚，剛逃出不遠，忽又瞥見對面現出三個少年壯士，知道殺星在旁，就打得過也不敢用毒手傷人，何況想逃，越發心慌意亂，驚急萬狀，不知如何是好。

虎女本被公亮止住，沒想上前，因聽老賊出口傷人，不禁大怒，剛剛回身趕上，也將暗器從後打去，雙方恰是同時發動，老賊也真機警，耳聽身後嚇嚇連聲，知有暗器發來，往側一閃。本意避開來勢，仗著一身輕功貼崖翻落，只不遇見殺星便可活命。

不料心慌太甚，二人手法又准，虎女三枝暗器倒打中了兩枝，公遐頭一鏢先被老賊躲過，二三兩鏢跟著發出，老賊恐傷頭部，往上微微一縱，忍著傷痛正待就勢翻落，吃公遐未了一鏢打中肩窩。老賊知道不妙，慌不迭一個風掃落葉貼著崖口往下翻落，咬牙忍痛，連鏢也未拔出，就勢提氣輕身，手腳並用，滾落下去。

公遐和對面三人追到崖口，連發暗器，只有一鏢打中。還想再發，忽聽崖口下面有人喝道：「轉眼便有強敵到來；我那膽大妄為的徒弟還躲在木架上面想要淘氣。新來賊黨甚是厲害，你們還不快些退回！」話未聽完，下面賊黨已分兩三路喊殺上來，同時空中信號火箭滿空飛舞。隱聞莊口外人馬奔馳，喊殺之聲。